

禪宗正脉卷第二十

賞十

南嶽

臨濟宗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初依大慈宗雅心醉
楞嚴逾五秋南游謁諸尊宿始登龍門
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

賞十

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
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
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
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
悟○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真歇

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
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
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
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
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
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
三間還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
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上
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
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

第一九三冊

不須
然

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
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
然現前不須照頤自然明白雖然如是
更須知有向上事又兩不晴咄○上堂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
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来
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
家男女

是

雲居高庵悟禪師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
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
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
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
曰既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咬師即應

掌

二

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
到照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去
道未寂寥爾

是

黃龍牧庵忠禪師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
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觀水磨

烏巨雪堂行禪師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

處薩婆訶

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

瑕若言不會確紫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叅○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刻意亦剗絕毫絕毫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毫忽若撥

賞十

三

慶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

白楊

順禪師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

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波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

佛子
野脚

五緣

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它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上堂風吹茆茨屋春漏雨打閣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

來這裏低頭立

時於座上座

師律身清

苦出入唯杖笠獨行

雲居如禪師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

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

四

四

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

汝說法

歸宗真牧賢禪師游成都依大慈秀公習

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

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
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

道場正堂辯禪師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
眼以古詩發明闍賓王斬師子尊者話
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

賞十

五

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
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
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
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
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佛眼忌

佛眼

唐贊

拈香龍門和尚闢提潦倒不信佛法滅
除禪道撥破毘盧向上關猶見洗面自
道好一炷沉香爐上然換手提眉空懊
惱遂揺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
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

○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
曰昇元閣前塢懼洛陽峰畔非張皮髓
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
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
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

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

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舌

見國極岑於聯珠著于此

增收

世奇首座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

瞌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

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

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

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

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

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叅

究洞臻玄與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

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

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

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

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

掌

六

歲

還羅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

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

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

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

事馮揖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
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
經行法堂偶童子過庭吟曰萬象之中
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禪公於是契入
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

參夏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
徑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
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果上座
你向甚處見它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
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

新編

曰不動軒○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
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
長老之名四海傳建炎後名山巨刹教
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
十八藏用祝 君壽以兆康民門人蒲

贊十

七

大聘嘗誌其事

開闢

馮月庵善果禪師○上堂奚仲造車一
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
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

隨大
石

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
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
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
石頭曰禪師上堂叅禪學道大似井底叫
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

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爲是甚
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
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
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
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

說向誰

聖護聖居靜禪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
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
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
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

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
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
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
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
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

十門
綱要

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
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嘗謂衆曰叅
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
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
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

賞十

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
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
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
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
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

附大
隨靜

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

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

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
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
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
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
曲录林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
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它
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

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
量大看來又祇是它奴

哭

梁山廓庵師遠禪師上堂舉楊岐三脚驢

子話乃召大衆曰楊其湯者莫若撲其
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

賞

九

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

楊岐

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

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
口便荅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祇
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

并却
古人
思

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
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
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
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弃
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

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
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
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
病最難醫也所以它語有巧妙處辛難
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

發寶

宗旨須是它屋裏人到恁麼田地地方堪
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
公案直須還它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
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
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
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
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
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
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
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

發寶

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
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更在青
山外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能仁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
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

賞十

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劒光耀乾坤有時
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
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
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
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

東土亦是禁足百花禁裏坐娼坊酒肆
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
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弃之功百劫有
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
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
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
各自努力

哭尚書莫將居士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
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
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
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
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史何求
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哭

龍圖王蕭居士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

賞十

十一

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
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
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
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
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

第一九三冊

公乃契悟

崇聖教忠晦庵彌光禪師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叅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

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它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

斫樹

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超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

不能
得徹

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
惔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
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
裡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癰
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

賞十

十二

金

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
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
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
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
也師即大悟慧搥鼓告衆曰龜毛拈得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東林

東林寺庵道顏禪師久參圓悟微有省發

手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
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
翻令所得遲

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

第一九三册

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它日嗣其後
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
朝夕質疑方大悟○上堂欲識諸佛心
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
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

賞

十三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山

西禪懶庵昂需禪師幼舉進士有聲年二
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
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
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

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
一錫湖湘徧叅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
庵於羗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
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
即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彌
先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
款如何師不答先以計邀師飯師往赴
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

人壽

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
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
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爲所排西來
不傳之旨起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
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

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
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
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
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叩以偈曰頂門豎
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却

却符趙州東壁挂蒲盧於是聲名喧動
叢林

崇聖

東禪蒙庵恩岳禪師上堂臘月初歲云徂
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鱖跳不
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甚

賞十

十四

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今
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痴人
面前且莫說夢

崇聖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
撒尿行捧行喝將盞止渴立主立賓華

眼足
相登

肇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
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
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
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
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

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
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看過了
打○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
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
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

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
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
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
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
風從涼處發咄

賞十

十五

通鑑
書

山果

開善道謙禪師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
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
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
張公書師自謂我叅禪二十年無入頭
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

事

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
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
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
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
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
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
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
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
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馳個死屍路上
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

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
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
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上堂竺土大
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
父曰八月秋何處熟

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
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
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
悟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

宋孝宗宣問

辨主師曰巾峰頂上塔心尖^①師住靈隱日 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②孝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它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鐵

賞

牛

此二則見會元第六卷終其頌著于聯珠集第十卷中佛照章

宋

華嚴遜庵演禪師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

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嚴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宋

天童無用全禪師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覲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捩始應知

宋

玉泉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

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以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叅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日汝恁麼見解敢

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
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
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
香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
指頭上師乃頌明

賞

十七

^崇薦福本禪師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
與三十拄杖何故爲它祇會步步登高
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杷與
三十拄杖何故爲它祇會從空放下不
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

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
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
裏老鷄雖活如死

^果靈巖

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
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

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
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
一時坐斷未有契靈巖拄杖分敢問大
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

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峯青至今
○僧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
睡猫兒

靈泉 蔣山直禪師初叅妙喜於回鴈峰下一日
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

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
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吃魚因甚湖北人
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
有粒豆爆○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
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

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
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
大喜

靈泉 靈隱誰庵演禪師上堂面門拶破天地懸
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

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

一喝下座

靈泉 光孝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
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
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果徑

靈隱最庵印禪師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
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

夏長復何云甜者甜苦者苦

果徑

竹原元庵主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
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

結茆號衆妙圓宿衲士夫交請開法○
示衆曰若寃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祇
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噫在這裏開箇
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
足不假它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主

圭法

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
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
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
○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
相似你若不殺了它它便殺了你

貨平

十九

果徑

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
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且饒有傾湫之
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
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
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

第

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
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
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
周沙界通身是眼觀面當機雷卷星馳如
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
佛祖莫辯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
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
那一喝是佛祖莫辯那一喝是八面受
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
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

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
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
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
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
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

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
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
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某體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

作夏
金山

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
叅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往山大慧陞堂
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
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揖隨
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

當早

二十

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蘇嚧
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唵哩娑婆訶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唵哩娑婆訶慧
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
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

頭婆子話問之師荅偈曰一葉扁舟泛
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
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
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
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
消得便弃水中大慧老師言道入理會
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過並是誚實
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
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
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入室

入院

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資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

賞

十一

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師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挽旗奪鼓底機關猶是室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仰時機

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它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間入觀音普門情

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是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濶百川潮○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

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

羅

侍郎張九成無垢居士丁巳秋大慧禪師

格

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即惟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叅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登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詞

賞十

十二

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閩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闕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開頻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鉤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

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

荆溪
宗要

聖

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

聖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

大慧排點照焉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

賞

十三

示衆舉趙州庭柏垂語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莽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

發語

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
籌室承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願惟根識
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
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
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
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
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
特之想其餘夙宿舊障亦稍輕微臨行
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
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三

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
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荅備悉深旨某
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
宵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
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
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
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
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聖

寶學劉彥脩居士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
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

第一九三册

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
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
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
門底透長安

^聖提刑吳偉明居士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

賞

二十四

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
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
擬答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
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
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

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
^聖門司黃彦節居士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

脫慧以衣付之

^聖秦國夫人計氏妙真屏去紛華習有為法

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

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
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
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
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
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

恁麼教人看真諦信於是夜坐力究
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
道槩畧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
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
新

賞十

于五

傷岐
正脉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住歸宗日大慧在梅
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
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
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
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云叅禪

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
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
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
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
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

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
牛車不出○示衆曰如世良馬見鞭影
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衆云見鞭影者
非良馬師休去○示衆曰盡力道
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師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
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
草鞋住院何啻如蛇戀窟乎

俗

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

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

理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

言下有省

俗

淨慈水庵一禪師首叅雪峰慧照禪師照

舉歲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

曰歲身無迹更無歲脫體無依便斷當

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烟和露濕秋光照

質之曰畢竟那裏是歲身無迹處師曰

頃照曰無蹤跡處因甚麼莫歲身師曰

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宵之住後上堂

舉圓悟師翁道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

賞

二十六

無叅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叅禪叅到無

叅處叅到無叅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

目直須更上一層樓室中問僧曰西

天鬚子因甚無鬚

增改

俗道場無庵全禪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
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
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
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契慧通旦禪師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
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
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
去人山推出白雲求師問釋然
契靈巖安禪師上堂叅禪不究淵源觸途盡
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

崇
不玄
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它立人我量見
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
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
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
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
賞
主
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
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
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
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時臨
時學得來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覺

國清簡堂機禪師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
因趣向宗乘地獄劫在五日一叅三八
晉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
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籓不入據
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

根性
陋劣

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
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
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
相錮鎔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
化龍下稍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

證

示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
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
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
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
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

覺

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
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髅前敲磕須知
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
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焦山或庵體禪師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

四
解

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
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
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
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
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賞十

三八

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
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
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
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
會不得○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

雙
龍

湛堂深禪師佛涅槃日上堂梵率降生雙

依佛苕帚柄髮髯赤斑蛇衆皆下語不
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佛苕帚柄
髮髯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
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
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
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来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
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痴人面前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切忌漏洩

嗣復

參政錢端禮居士從此庵發明已事後於

宗門肯趣一一極之

示微恙有訣別之語得去留自在恐

繁不具錄

嗣復

東山齊已禪師上堂舉脩山主偈曰是柱

贊十

二十九

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

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花兼蝶至

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

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

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

不錄

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迎社上堂文長

嗣復

疎山歸雲本禪師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

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

嗣復

晴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孝公與超然居士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

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

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

開遠

即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叅問
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
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
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
去已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
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便
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
得一擲

知府葛郊居士嘗問諸禪曰夫妻二人相
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

開華

是或庵著語曰小出大遇

或庵有頌

徑山寶印禪師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
西川慧曰未出劒關與汝三十棒了也
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欣然掃室延之
○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

賞十

三十

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笑
藥

開文殊

楚安方禪師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
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
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冊

開文殊道

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

文殊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

燈狗

稠巖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勢執喝曰這屠兒叅堂去師便下叅堂○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面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蜀歸

咄

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賞

三十一

焚

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它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不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

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糞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是瞞它亦可笑也公唯唯

游

無爲隨庵緣禪師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

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

世尊拈花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淨盡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漁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徧照處剛有不明時

雲居萬年開禪師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

賞

三十二

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鋷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雲居中際能禪師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猫兒擲

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臂踏倒却是大事

洞明

雲居普雲圓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年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

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鵲退庵休禪師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

咄

烏鵲長蘆且庵仁禪師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

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
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

闍黎
居如

圓極岑禪師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
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
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

賞

三十三

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
住住我識得你

闍黎
場辨

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
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
花倒生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闍黎
場辨

何山然禪師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猫
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
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闍黎
德慈

信相脩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
兩輪舉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自

闍黎
德慈

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
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自你

玉泉窮谷璉禪師開堂日問荅已乃曰衲
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荅一擒一縱一
卷一舒一揆一撈須是具金剛眼睛始

第一九三册

入獎

得若是念語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
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
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
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
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
祇以言語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
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
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是鄭州出曹門
從上宗師會中徃徃真箇以行脚爲事

舉而
院呼

賞十

三十四

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
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
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
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
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
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
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
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曰
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
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

哭

大瀉行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

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

哭

老衲證禪師上堂萬象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

家何處歸

且道是個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存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

賞十

三十五

盡隔岸越山多

哭

山堂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

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明大

復庵封禪師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

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

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

却揚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

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

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

山僧拂子始得

契

野菴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

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

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

雲

雲居蓬菴會禪師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

出海門

應須辯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

示韶石四稜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

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

中

中庵空禪師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

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

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

別號
林顓

遯菴珠禪師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

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林顓

淨慈肯堂克禪師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

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爇鐵釘飯任汝咬
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

賞

三十六

次日
入室

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已將從
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
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
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
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
師擬開口薦鼻攔臂一拳忽大悟直得
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
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爲人須
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
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
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
牛帶寒鴉過遠村○示衆云觀方知彼
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帝

鄉
○
收

第一九三冊

妙法

智者元庵慈禪師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裡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

章

三十七

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元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

問

手指智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蒼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元庵深肯之

問鼓山本庵永禪師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

幾下

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

得忠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
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
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
得

留龍

龍翔柏堂雅禪師上堂大機貴直截大用

貴頓發縱有啣鑊機一鎚須打殺何故
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紫微伸拳
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
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
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窓下安排龍翔

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
共住大家緇素要分明

留龍

劒門分庵主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

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官闕聞街司喝侍
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眉

賞十

三十八

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
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
之付以伽黎

笑天

天童密菴傑禪師謁應庵於衡之明果庵
孤硬難入屢遭呵○庵問如何是正法

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額之○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

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

哭南書記久依應菴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

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

哭侍郎李浩居士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堪其眉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

賞十

三十九

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然不旬日竟躋堂與以偈寄同叅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

哭華藏伊庵權禪師嘗夜坐達旦行粥者

^三纒

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
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
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舡○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
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
甌甌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
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
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
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却外靈機
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

^三嬰

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
如孔明料敵若人辯白得可與佛祖齊
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
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
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
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
氣自家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甌
耳誤
^三峰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
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

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契

德山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

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

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

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

賞

四十

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

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

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禪宗正脉卷第二十